

大水

王建旗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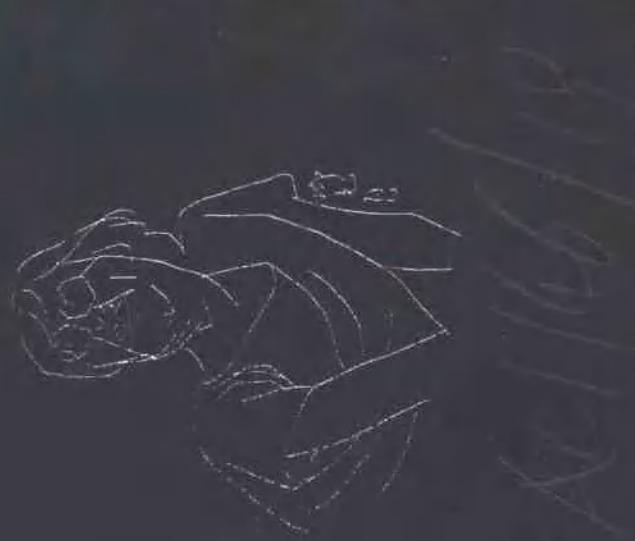
大水 DA SHUI DA SHUI DA SHUI DA SHUI

大水

王建旗



0095137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大水

王建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75印张 96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00元

ISBN 7-80505-358-8/I·330

序

○陈超○

王建旗是那种坚信智慧力量的诗人。但血液中温和的因子，又使他不能相信历史是由已发生或将发生的必然事件构成的。这种彼此排斥的力量，让他的诗歌呈现了一种柔韧的、犹豫的、宿命的同时又是坚定的与或然的味道。他总想将人类不可摆脱的命运与理想主义气质一道平衡在诗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他的诗笼罩在一团变化着的气流里，而不能象一柄锋利的小刀一下子划破生存的皮肤。

这种智慧更多属于审美意义上的智慧，他的思考，感觉，抱怨，渴慕，逃避等并不是给读者提供一种质的知识，而是创造一种审美空间。要求知识的读者不会在这里得到尖锐孤立毫不倚墙的判断，他们会失望。而要求审美经验的读者则会感到某种满足。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对诗歌艺术更有发言权。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王建旗对诗歌艺术的理解是

深度而敏感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他对生存的理解？探索诗歌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它的尺度，方向，时间和空间，以及良知的含义，审美的紧张程度、陌生程度等等，对于一个将诗歌不仅仅当做“表现自我”的工具，而当做一种高高在上的圣物，一种不可能的可能，一种事业，一个独立于诗人之外的语言事件的诗人来说，难道不是主要的问题吗？尽管我不想说这是全部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或者说赞扬诗人的艺术行为。他在不断减缓的运动中，包容了彼此纠葛的表情，他付出了特别的努力，在一个被坚硬的分离力量耗空的生存中，坚持分享悲伤并将此转化为创造希望的能力。

但我所描述的，只是王建旗全部诗歌所呈现的运动过程。具体到每个阶段的个别性而言，这种描述多少是失真的。这本集子，大致按照诗人写作的时序排列，将它们构成一个连贯的，彼此牵制的过程，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疯狂的狄兰·托马斯写过这样的诗句：

一场智斗之后，当语言的愚蠢
和我不再相关，音节沉重地跌落
象皮鞭抽打往日的创伤
我的大脑叫唤着走进新鲜的阳光

《一场智斗之后》

用这几句诗来综合王建旗的审美进程，我想更直接明晰些。当然，这与托马斯无关。

语言在王建旗的诗中，可以表示确切的含义，但往往在最后，他又击毁这种确定性，使之闪烁、生成。他

的气质和激情（是的，激情），并不在理解方面，而是在憧憬方面。他操作几种不同的语码，时而是雄辩，时而是口语，时而是玄学，时而是戏剧独白。他本来打算呈现语言自身的运动性质，最终他实现了。所以，诗中的宣告和隐逸，警惕和安详，都不仅仅是复制或重温某种经验，而是它们自身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在没有写作之前，这种经验并不是“成竹在胸”，但第一行诗出现了！接着一首诗出现了！它们不再受作者支配，闪着自足的、模糊的光晕，一下子竖立起来，简洁，明净，却不那么容易通篇把握。诗人关心的问题是诗歌的速度、技巧、语言的能量本身。如果你将他那些诸如《合力》、《生存参照》、《格局》之类的题目当做一种人类公众知识的研究对象来考查，则不免抬举了诗人的智慧，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因为这些而否弃诗人的才具，则是看低了自己和诗歌艺术。

说到底，王建旗是使语言艺术自足固定下来的那类诗人。他的诗是否漂亮，则一半靠诗人的创造力，一半靠合格读者的解释。它们有很宽泛的外延，但内核却柔软，充满再殖能力。

就我个人的审美意向而言，我更喜欢尖锐的、具体的、内聚的东西。但我理解王建旗的手段，在他所倾心的审美类型中，我同意或者说赞扬他的艺术行为，我时刻在提醒自己注意或尊敬诗人个人的奇迹，至少是怀着一腔率忱面对朋友们的工作。这是我的原则。何况，诗歌的定义不是判断句——诗是什么？而是永无穷尽的问句——诗可能变成什么？

王建旗也许不是出色的思想者，但他是一位成色不错的诗人。

一九九〇年盛夏·石家庄

目 录

第一辑 夏天的感应

大地	(3)
站在山顶上	(5)
一棵树的祭词	(7)
风歌	(9)
道路	(11)
十字路口	(13)
黄昏雨	(15)
春天里的思考	(17)
告别	(20)
夏天的感应	(22)
想起萧红	(24)
故院	(26)
烦躁的时候	(28)
熟悉的东西	(29)
人生易老	(31)
生活的恩情	(33)

第二辑 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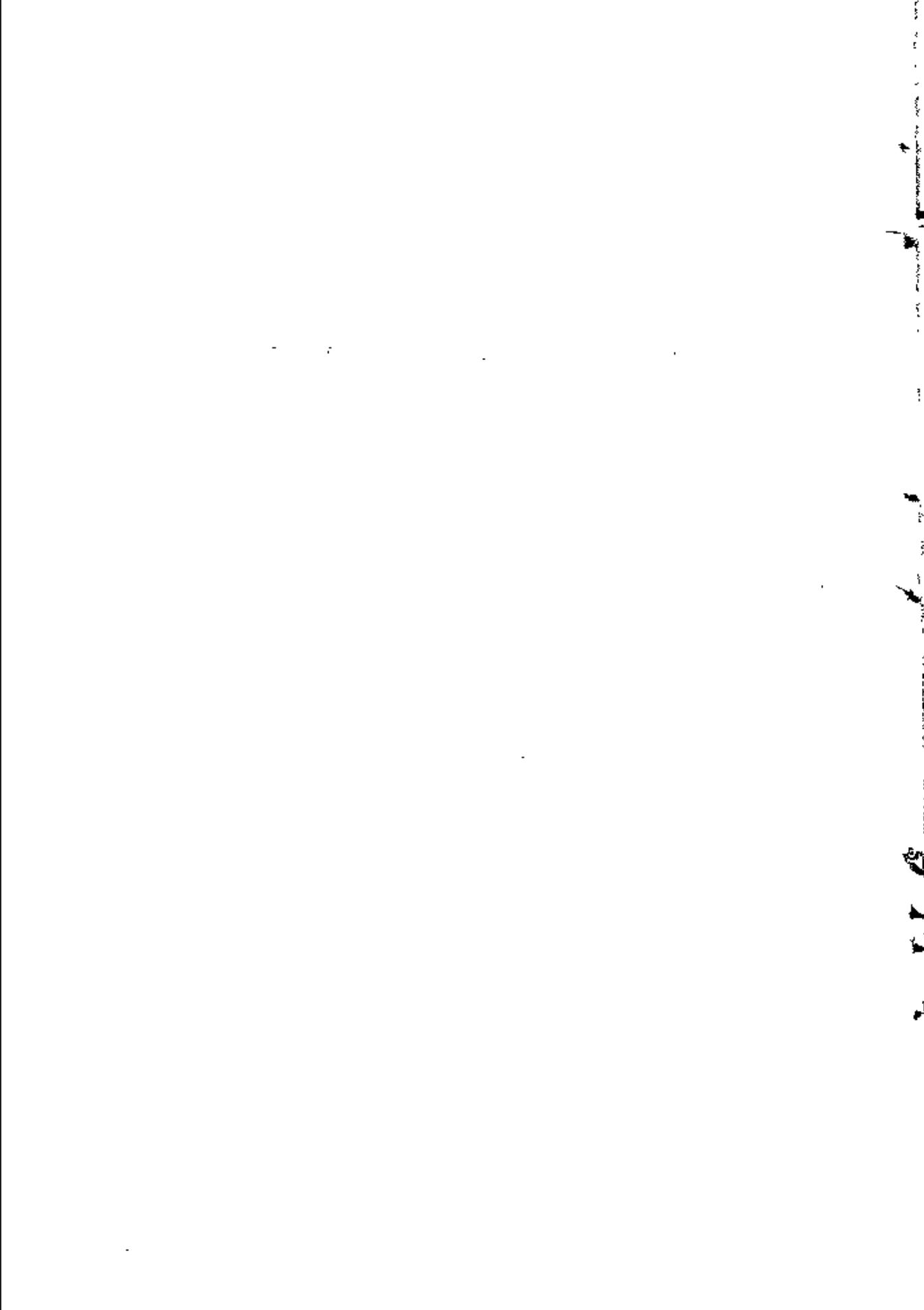
痛苦之歌	(41)
尾声	(43)
初潮	(45)
远雷	(47)
转身	(49)
想想自己	(50)
凡心	(52)
佛心	(56)
风潮	(60)
幸福的城市	(62)
格局	(65)
提示	(68)
浮躁系列	(70)
生存参照	(78)
遥寄谭嗣同	(86)
大水	(88)

第三辑 合力

砂盘	(95)
逃亡	(99)
一棵树的喧嚣与孤独	(101)
静观	(105)

二十世纪的乡思	(108)
那盏灯已经熄灭	(110)
荒芜的乡路	(112)
一幢毁于洪水的老房子	(114)
人类的居处	(116)
街景	(118)
智性的空间	(120)
时间的内涵	(122)
永不停留	(124)
全部的生命	(126)
感应	(128)
合力	(129)
一种风格	(137)
必要的丧失	(138)
远离尘嚣	(139)
仰望星空	(140)
阅读往事	(141)
与后人的对话	(143)

第一辑 夏天的感应



大 地

我沉思着
走向旷野
倾听你雄浑而古朴的歌
太阳用光篆雕刻着你深深的皱纹
又用热情点燃着你枯萎的青春
死亡在心中闪过微妙的一瞬
生命却是颗永不坠毁的星辰

黑暗和光明频繁地交替
演变中你获得了顽固的深沉
冷酷封不住光明的音信
云霓里闪出了滚滚的天轮

辽远的地平线上
汹涌着无垠的大海
黑礁石上刻满了波涛的吻痕
无数的桅杆是浪花里丛起的烟囱

疾飞的海鸥剪不断玫瑰色的烟云

高山的脊背
植有最古老的林森
清风梳理着枪刺般健美的松针
成群的孩子在寻觅闪光的琥珀
埋葬的命运又获得了豪华的青春

大地呵
你深沉的翠色
染绿我一颗贞洁的春心
从此，便有一个跳跃不息的管键
在你怀抱的古琴上
热烈地
弹奏着一个奔放的灵魂

1980年 冬

站在山顶上

我站在山顶上

看着天是那样清寥，那样崇高
看着云是那样任性，那样飘渺
风，举起温柔的海波
淹没了我心灵的河堤

我站在山顶上

看着地是那样深沉，那样雄浑
看着山是那样冷静，那样逍遥
流水，闪着忽晃的萤火
燃尽我心中疲惫的歌

站在山顶上

踏着飘渺的云

我要任性地走向天
走向清寥，走向崇高
沿着忽晃的河

我要冷静地走向地
走向雄浑，走向逍遥

呵：站在山顶上
原来我这样深刻，这样骄傲

1980年 冬

一棵树的祭词

田埂上，一棵奄奄一息的大树
将完成生命的里程
凝固那些数不清的年轮
在春天里，龟裂的躯干
挑着残灯一样的黄叶
它枯萎了，竟没有一丝绝望和反映

郊外，有晚景和风
它并不祷告，也没有祈愿
这死的征兆，就如此平和
没有悲壮，也不恐怖

它年轻的时候，也曾葱茏
屹立的生命，拥着贫瘠的土地
捍卫春天的颜色
成群的飞鸟
在它繁茂的枝叶间栖息
牧童依着它唱爱情的歌